



五台山的故事

李广义

第十九章

金刚窟无著遇圣 般若院澄观注疏

却说武则天将五台山改为清凉山,正式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,李豫又钦定普贤和观音为文殊侍者,两位帝王一系列强有力的操作,到唐德宗时,五台山的佛教已进入历史上的巅峰。其时,天下佛子崇仰文殊圣地,四方学道者多宗旨于五台,五台山涌现出不少有学问的高僧,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出现,除律、密、禅、净、华严、唯识、天台、荷泽外,牛头、洪州、临济、云门等宗派,也陆续在五台山落户,出现了显密并研、诸宗竞秀的热闹景象。

大历三年(768),牛头宗僧人无著来到五台山。无著为永嘉董氏子,自幼非常聪明,12岁在猗律大师门下出家,即能背诵大乘经的数万首偈,又精于戒律,21岁时,剃度师就把度化之事交给他。后因慕牛头山忠禅师,从其学习禅宗心要,又抵京师在澄观处研习《华严》。且说无著研习各种经论,不废一寸光阴,在同道中自然鹤立鸡群。那一天忠禅师却对他说:“一般人是惟恐自己不够聪明,而你却是太聪明了,如果你不是聪明太过,就不会见到风就想起雨来。可是以你的聪明智慧来参学佛理,实在是于佛理相隔甚远,你如果能把自己的一切忘了,就没有得不到的佛法。”无著听了,顿开法眼。暗想学禅修道,在胜境中易于启发,于是在这年夏天来到五台山,在大华严寺修习“一行

三昧”。

无著在藏经楼前,每天坚持坐禅。到了第三日晚上,天空忽有一道白光,自东北方而来,直贯头顶,无著顿时觉得全身清爽无比,便思量白光来处。第二天早晨,无著便向东北方踽踽独行,不知不觉走到楼观谷,蓦然想起金刚窟是文殊密宅,立即伏地,一叩一拜向前拜了百步。原来,这楼观谷中的金刚窟,相传是文殊密宅,佛的曲、律、藏均藏于此。凡人若进得这个洞窟,仿佛进入了一个宇宙黑洞,嗡嗡的微响,仿佛从几劫深处幽然传来,佛家说是从现实世界到彼岸世界的一个通道。且说无著走进谷中,便在一处岩石下闭目小寐起来。忽然,他听得有人吆喝,见有一位老人正牵着一头牛走了过来,便起身问道:“老人家从哪里来?”老人说:“我就住在这里。”老人也问无著:“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呀!”无著答:“我想入金刚窟,但是得不到门路。”老人便说:“前面就是我家,你且先到我家喝杯茶,歇息一会儿再说吧。”说着,无著便跟着老人向北走去。但见向阳处的花木间,显出一户人家,上为苍岩翠岭,下有山涧清流,涧上架有独木桥,桥下流水绕石,好一处世外桃源!无著正在贪看,忽听老者招呼了一声,门中便走出一个童子,将牛牵入。无著跟随老者进入客厅,见地面全是琉璃铺筑,桌椅卧具相当豪华。无著坐下后,老者问他:“你是从哪里来的?”无著答:“从南方来的。”老者问:“你



用的是好念珠吗？”无著答：“只是一串很普通的念珠。”老人说：“拿出来我看看。”无著便从手上退下念珠来，递给老人，老人说：“我是要看你自己的念珠。”无著说：“这就是我自己的呀！”老人说：“如果说这念珠是你自己的，你就真的是从南方来的了。”

无著不懂老人的话，这时，童子端进两杯酥密茶来，一杯给无著，一杯给老人。老人举杯问无著：“南方有这杯子吗？”无著答：“没有。”老人说：“没有这个，你们用什么吃茶？”无著一时语塞，想想自己不远千里而来，原本想礼见菩萨，真正学些佛法，不想倒在此说些琐碎之事，不免懊丧起来。这时，只见老人又问他：“你们南方的佛法，是如何主持的？”无著心不在焉地答：“现在正处在末法时代，因此，我们那里的比丘很少奉行戒律。”老人又问：“有多少受戒僧侣？”无著答：“三百到五百吧。”无著也问老人：“这里是佛法是如何主持的？”老人说：“龙蛇混杂，凡圣交参。”无著又问：“有多少信众？”老人答：“前三三和后三三。”

无著顿时迷惑不解，他实在不懂老者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这时老者又问他：“你现在主要学习哪门佛法？”无著答：“我只知道常用般若熏心，但自己感到还是不得要领。”老人说：“你所说的不得，却是得到了啊！那你初出家时的志向是什么呢？”无著答：“自然是想求得正果。”老人说：“只要你发初心，就必能证得正果。那么，你今年多大了呢？”无著答：“三十一岁。”老人说：“到三十八岁时，福气就要降临你身上了。你今来此地，即可徐徐而行，不要老觉得忧伤，不满足，自缠手足。现在我已经困了，请你回去吧！”

无著抬头看看窗外，便向老者说：“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我就在你这儿宿一宵吧！”老人说：“你随身有个伴侣，不该住在这里。”无著解释说：“我向来行走江湖，独身一人，哪有什么伴侣？”老人说：“你何必非要住在这里呢？你想要住在这里，难道不是贪恋什么吗？既然有了贪恋，那不是有了个伴侣吗？”无著听了这话，蓦然惭愧起来。这时老人又说：“你随身带得衣

钵器具吗？”无著说：“我自受具足戒以来，衣钵常不离身。”老人说：“其实做沙门也并不难，只是应该知道，能舍即舍这个道理，你去吧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无著此时，才觉得老人言辞深远，非寻常之人，便抓紧机会问道：“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向大德请教，生活在五浊恶世中的众生，善根轻缈，究竟怎样做才能得到解脱呢？”老人立即说出一偈：

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

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

老人说完偈后，即令童子送无著出门。此时无著忽然想起老者说的那句话，便忙问童子：“大德刚才说的前三三和后三三，究竟是多少数？”童子说：“就是金刚窟背后的数。”无著还是不懂，又问：“金刚窟在那儿呢？”童子用手一指说：“就是这个般若寺。”无著回头看那般若寺，空荡荡的哪有寺院的一个影子。再回头看那童子，童子和寺院也一齐隐没了，眼前唯有郁郁苍山。无著回想刚才境界，徘徊了很久，也写了一个偈题于岩石上：

廓周沙界圣伽蓝，满月文殊接对谈。

言下不知开何印，回头只见旧山岩。

无著回到大华严寺，想到自己多年以来，依然处处攀缘外境，枉名无著，却时时执著，实在是远离了佛法。他又将自己所见文殊之事，说与佛贤等众僧，人人无不称奇，都说他和佛菩萨有缘。且说无著自得文殊指点，深得文殊“自在三昧”，学得了文殊禅法，成了五台山有名的高僧。他入金刚窟一事，也传为千古美谈，后人作诗云：

千峰盘曲色如蓝，谁谓文殊是对谈。

堪笑清凉多少众，前三三和后三三。

“前三三和后三三”这句机语，言近旨远，至今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此岸此界到彼岸世界的意思，有人说就是文殊的“不二法门”。这里要说的是金刚窟，人们说曾有一个货郎，还有几个胆大的人进去后，始终也再没有出来。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，后来人们已用大石头把窟口堵死了，现在的金刚窟，据说为后人所造。金刚窟过去东建金刚窟（呈上下两院）寺，西建



般若寺(无著所建)。现在寺院已失,仅留遗址,这里风光秀美如画,值得人们一看。

大历十一年(776),大严寺又来了一位高僧,他就是学贯中西,博学多才,会通诸宗的澄观。澄观为今浙江绍兴人,俗姓夏侯,字大休,生于开元二十六年(738),身材魁梧高大,自小聪明过人,11岁在宝应寺出家,14岁剃度。据说他博学强记,过目不忘,20岁受具足戒后,即外出参学。先后拜访了润州栖霞寺醴律师,越州昙一,金陵玄壁,淮南法藏,钱塘法说,成都慧量,剡溪湛然,牛头山慧忠,径山道钦,洛阳无名(后入五台山佛光寺)及慧云等师。深入研读了律宗、三论宗、禅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,对经、传、子、史、小学、苍、雅、天竺《悉昙》、诸都异执、《四围》、《五明》、《秘咒》、《仪轨》也一并博览,是一个有雄厚学识且通达佛教哲理的名僧。其中他的五台山之行,可说奠定了他一生成功的基石。

澄观与五台山的因缘,起自于他阅读五台山的强烈欲望。原来,早在大历三年(768),代宗李豫召澄观至长安,在大兴善寺译场同不空译经(担任润文)期间,不空在五台山的一系列活动,无疑对澄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每当他翻开《菩萨住处品》时,一种特殊的情缘往往在心中升腾:“审文殊随事,观照五顶”,便似乎成了他的宗教追求。于是,澄观在辞谢代宗译场事后,40岁时(780)来到五台山,住在了大华严寺中。他开始礼拜文殊菩萨,巡礼考察山中圣迹,日夜钻研《华严经》。因每观《华严》旧疏,总觉得未尽经旨,便立下了摄心造疏的大愿。期间,他为此还专门去普陀山参访,瞻礼了普贤圣迹。其时,大华严寺的寺主贤林,对这位诸学兼通的博学名僧,自是非常推崇,他恭请澄观,为僧人们讲学《华严》等经论,博得了大家好评。贤林因见澄观一心造疏,便努力为他创造条件,让他搬入幽静的般若院(今显通寺无量殿处),又专为他建了一座造疏阁。当时在寺中的无著,还为造疏阁的梁上书写了字迹,众人见那一手流利俊秀的王羲之字,大为赞赏,在华严寺一时传为佳话。

且说澄观在阁上注疏时,每当下笔之前,总要在文殊像前祈祷一番,先求祥瑞应,使心灵进入腾踔万象的境界。据说一次他梦见当阳山峙,有金光徐徐涌出,使用手捧咽,以沐面门,以为获得光明遍照之兆。他还梦见自身化成了一条巨龙,翘首南台,尾蟠北台,在虚空中旋转腾跃,然后化成千百条小青龙,向四方飞去。这些宗教式的神幻意象,无疑对激活他的知识积累,起了微妙的作用。在五台山陆续住的20年中,澄观常在佛国山水中行走,来往五顶40余次,遍观佛地气象,熟透了这里的一草一木。那一年夏天,澄观在山中往复审视,山顶白雪如银,山下柳绿桃红。眼前的灵鹫峰,东边伸开一道山脉,西边也伸开一道山脉,像一只展翅的大鹫,遂感叹文殊宝宅,实乃天造,于是他虔诚礼拜一番。待抬起头来再看时,忽见巍然五峰,白云凝岫,如盘如髻,心中怦然一动,顿然想起《五字瑜伽观门》所说:无生门,即菩萨顶上东边一髻之象也,无垢门,即菩萨顶上南边一髻之象也,无第一义谛门,菩萨顶上西边一髻之象也,诸法无行门,菩萨顶上北边一髻之象也,诸法无性相离语言文字门,菩萨顶上中方一髻之象也。故文殊菩萨,顶分五髻,山出五峰。这一发现,直惊的澄观热泪盈眶,阴阳五行的星云,随之在心中翻腾。于是他走一阵,看一阵,走走停停,直到夕阳西落,才走回般若院,慌忙上得阁楼,立即展纸提笔写道:

清凉山,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,于中现有清凉寺。以岁积坚冰,夏仍飞雪,曾无炎暑,故曰清凉。五峰耸出,顶无林木,有如垒土之台,故曰五台。表我大圣五智已圆,五眼已净,总五部之真秘,洞五阴之真源,故首戴五佛之冠,顶分五方之髻,运五乘之要,清五浊之灾矣。

这就是澄观用了四年时间,在般若院阁楼写成四十卷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中,关于清凉山文殊住处的一段描述。在这里,澄观首次将气候清凉地兼五顶的五台山,和印度经文中的清凉山,划上了一个等号。特别是他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五行”说,将五台山的五顶,比附为文殊的五髻,象征佛教中的五智(大圆



镜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、法界体性智)、五眼(凡夫肉眼、天人天眼、声闻慧眼、菩萨法眼、如来佛眼)、五佛(东方阿閼佛、南方宝生佛、西方阿弥陀佛、北方不空成就佛、中方毗卢遮那佛)、五乘(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)等等,以此清除恶世五浊(命浊、众生浊、烦恼浊、见浊、劫浊)。这样,澄观就从理论的高度,对颇具地域特色的五顶奇迹,进行了观照。他以五台之“形”,寓合文殊般若智慧之“神”,将文殊住处和文殊哲学思想融通为一体。这就是他在五台山的最大贡献。自此,清凉山文殊道场,不仅成了佛教徒可感可触可摸的真境,而且也成了文殊般若大智的代名词,文殊信仰迅速传播宇内外。

且说澄观新疏撰成,时为山门十寺都供养主无著,齐集合山僧众,共设大斋,庆祝疏成。其时,乌茶国王献《华严》梵篋于唐,德宗立即想到译经大德澄观,便命河东节度使礼部尚书李诜,专程到五台山迎请译经。澄观遂于贞元十二年(796)回到长安,整个都城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位高僧。两年后,澄观同闾宾般若三藏译出四十卷《华严经》,德宗大集群臣,请澄观至麟德殿开示宗旨,澄观于高座上朗然说:

尘培华岳,无增万仞之高。极虚空之可度,体无边涯,大也。竭沧溟而可饮,法门无尽,方也。碎尘刹而可数,用无能测,广也。离觉所觉,明万法之幽邃,佛也。芬敷万行,荣耀众德,华也。圆兹行德,饰彼十身,严也。贯摄玄微,以成真光之彩,经也。总斯七字(大方广佛华严经),为一部之宏纲,则无尽法门,思过半矣。将契本性,非行莫阶,故演普贤行海。行起解绝,智证圆明矣。

德宗听了澄观宏论,圣心大悦,立即赏赐紫方袍,封为“教授和尚”,百官莫不钦叹。其时宰相齐拉、李吉甫,南康王韦皋、仆射高崇文、司徒严绶、节度使薛华、拾遗白居易等,纷纷礼请澄观撰文说疏。自此,澄观多次被迎入内殿说法,阐释《华严》,故德宗称赞澄观,“能以妙法清凉朕心”,遂封澄观为“镇国大师”、“清凉国师”,又进为天下大僧录,统领全国僧事。中

外台辅重臣,“皆以八戒礼而师之”,一时间,澄观名震京师,盛极一时。顺宗在作太子时,就致书向国师问道,即位后仍事以国师。宪宗时,赐号“僧统清凉国师”,并铸金印,任命为统领天下佛教的最高僧官。穆宗、敬宗均封澄观为“大照国师”。文宗时加封为“大统国师”,并为其举行了百寿大宴。澄观生历九朝,为七帝门师,不仅在朝野很有威望,而且还是一位102岁的高寿僧人。他在开成四年(839)圆寂后,文宗曾辍朝三日,相国裴休为他撰写了碑文,造塔安奉于终南山石室。

澄观国师一生著作,有《华严经疏》、《随疏演义钞》、《三圣圆融观》等共四百余卷,是一位学富五车,著作宏富的高僧。他思想深邃,品行高洁,早在受戒之时,就以十事自励,即:体不捐沙门之表,心不违如来之制,坐不背法界之经,性不染情碍之境,足不履尼寺之尘,肤不触居士之榻,目不视非仪之采,舌不味过午之肴,手不释圆明之珠,宿不离衣钵之侧。他一生践行大道,融会诸宗,以愿修持,在五台山整整住了15年(曾在清凉寺担任僧正司),栖心佛境,身证真如。澄观在佛学上的主要成就是,记述了华严诸师之言说,特别是继承了法藏五教判释十玄缘起说,并加以发展,维护了华严的正统思想,故有华严菩萨化身和华严疏主之称。他不仅是五台山的一位高僧,而且是我国佛界乃至传统文化中的一位哲学巨匠,被尊为华严“四祖”。

这里需要补叙一笔的是,澄观门下四哲第一的高足宗密,因昼夜随侍过澄观,深得《华严》奥旨,元和元年(821)正月,来五台山巡礼,瞻仰了澄观住过的般若院和善住阁院,后入终南山丰德寺从事著述。大和二年(828),文宗皇帝召宗密入内殿问法,赐予紫方袍,敕号“大德”,一时名被四方,成为著名高僧。宗密的佛学理论思想,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,开辟了禅教一致和佛道儒三教融合的先河,被尊为华严五祖。宗密圆寂后,相国裴休为其撰碑,宣宗追谥为定慧禅师。正是:

人人都想坐莲花,功夫不到不开花。